

『清实录』新疆资料辑录

道光朝卷二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 轩

装帧设计 王国鸿



## 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QINGSHILU XINJIANG ZILIAO JILU

顺治朝卷康熙朝卷  
雍正朝卷乾隆朝卷一  
乾隆朝卷二  
乾隆朝卷三  
乾隆朝卷四  
乾隆朝卷五  
嘉庆朝卷  
道光朝卷一  
道光朝卷二  
道光朝卷三咸丰朝卷  
同治朝卷  
光绪朝卷宣统朝卷

ISBN 978-7-5631-2335-3



本册定价:30.00 元

全套 12 册 总定价 480.00 元

# 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道光朝卷二

宣宗实录 道光九年正月至道光十七年十二月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周轩 修仲一 整理订补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. 道光朝卷2/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. 周轩, 修仲一整理订补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大学出版社, 2008 (2009.9 重印)

(《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》丛书)

ISBN 978-7-5631-2335-3

I. 清… II ①新… ②周… ③修… III. 新疆—地方史—史料—清后期 IV. 2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3165 号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  
道光朝卷二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周 轩 修仲一 整理订补

\* \* \*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政编码 830046)  
邮购电话:(0991)8582182 传真:(0991)8582431
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制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2.75 印张 320 千字  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30.00 元

## 宣宗实录(二)

道光九年正月丁未(十二日 1829 2 15)

谕内阁，那彦成等奏，收抚从前畏罪逃出之布鲁特，并参办已革回务章京一折。希皮察克爱曼布鲁特阿仔和卓，前因伊父被戮，畏罪逃赴霍罕，兹遣其弟热仔，并冲巴噶什爱曼苏兰奇之族叔拜莫拉特，及苏兰奇之侄拜尔第阿里雅，先后投诚，情词恭顺，既据那彦成等先行宣示朕恩，赏给热仔六品翎顶，拜莫拉特三品翎顶，拜尔第阿里雅五品翎顶，著即分别赏给。至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纠众犯卡，布鲁特比苏兰奇入城报信，被已革回务章京绥善斥骂赶逐，以致该比远颺助逆，现据彼时印房当差之回子玉努斯，与布鲁特拜莫拉特等所供相符，是绥善任性乖谬，贻误军机，本应按律治罪，姑念事属已往，著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，以昭炯戒。

(卷150 页299)

又谕(内阁)，那彦成等奏，调剂防兵一折。回疆南路八城换防绿营兵丁，向例马兵月支银一两二分五厘，步守兵月支银一两，兹据查明，现因物价较昂，食用拮据，自应量加调剂，著照所请，马步守兵每月给银一两四钱五分，其应领马兵分例者，每月津贴银四钱二分五厘，应领步守兵分例者，每月津贴银四钱五分，统计八城绿营防兵一万六百余名，共需银五万五千余两，先行动支正项垫给，俟届年终，将喀什噶尔、叶尔羌二城官铺款内所得六分余利银若干两，奏明拨还正项垫款，尚有盈余，归下年

动支，不敷之年，在于茶税项下拨补，核实造册报销，以裕兵食而重帑项。该部知道。

(卷 150 页 299)

又谕（内阁），那彦成等奏，查明阿克苏、乌什所属卡伦侍卫，现已改归绿营，其驻卡巡防满洲兵并无差使，请一律裁撤等语。著照所请，所有阿克苏、乌什两城原设满洲营驻防官兵，著概行裁撤，各归原营操防，所挑委笔帖式贴写满洲兵，准其照旧额咨留，年满仍在古城、巴里坤各旗营咨取当差，以符旧制。该部知道。

(卷 150 页 299 ~ 300)

谕军机大臣等，朕闻上年十一月内，有撤回陕甘新兵，因应领盐菜口粮等项，武隆阿并未照前此凯撤征兵分例支給，悉照防兵例支发，以致众兵不服，执旗操械，纠约喧嚷，后经许照征兵口粮支給，始各散归汛地，征兵骄悍如此，何以未据武隆阿据实陈奏，此项兵丁既非换防，自应照征兵例给予口粮，因何遽加裁减，武隆阿曾否与那彦成等商办，抑伊一人自出主见，若以为例应如此，乃因众兵持械喧哗，竟尔改支，岂不愈长骄横，是否因此起衅，抑或别有情节，著武隆阿据实明白回奏，倘有不实不尽，经朕另行访闻，武隆阿自问当得何咎。将此附报便密谕知之。寻奏，前奉部驳，凯撤之兵不应再支驼价，是以十一月内撤回之兵，仍照前凯撤征兵分例支給，故未商之那彦成，各兵执械喧哗，实因裁减驼价而起，且是日群聚喧哗，惟称讨赏，并无另有衅端，至镇将失于约束，已商请那彦成参奏，伊以陕甘兵气骄悍，恐长刁风，是以未经具奏。报闻。

(卷 150 页 300)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据那彦成等奏，差人赴卡外筹办各逆犯情形一折。朕命那彦成前往喀什噶尔，只为筹办卡内善后事宜，业将八城善后诸大端筹办周妥，即为不负委任，是以迭经赏赉，前降恩旨甚明，至逆裔家属及从逆余党潜匿卡外，原无足重轻，只可檄谕外夷各部落，如能擒献固佳，否则任其偷生视息，亦不过釜底游魂，有何紧要，在我示以宽大，无意购致，尚恐外夷居为奇货，若屡次差人赴彼，暗索穷搜，终不能得，岂不为外夷所窃笑。其布鲁特各爱曼有来归附者，只可抚戢羁縻，亦不必特地招致，指给游牧地方，设日久溪壑难盈，又将如何筹办，前经屡谕及此，该督何以总未领会，岂非必欲邀功，转生出许多枝节，现在善后诸事，业经办结，已另行饬谕武隆阿等遵旨镇静办理，该督接奉此旨，著即迅速起程来京，勿再迟留。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卷 150 页 300 ~ 301）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，帮办大臣额尔古伦、伊萨克。本日据那彦成、武隆阿奏，遣人出卡，筹办逆裔布素鲁克，及从逆匪犯阿坦台等一折，逆裔家属潜匿霍罕，搜之愈急，则愈视为奇货，现在张逆既已生擒，明正刑诛，卡内逆回业经大加惩创，从此镇静抚绥，按照奏定善后章程妥为办理，自可永靖边陲。至阿坦台、汰劣克二犯，前此虽经从逆，尚未敢随同张逆入卡滋事，现已畏罪远窜，亦可置之不问，前经屡降谕旨甚明，何以屡次差人出卡搜求各犯，复欲必得逆属而后已，若如此布置，竟不能擒致，岂不为外夷所窃笑，纵令布素鲁克将来似张格尔之所为，又复何难剿灭。现既将安集延驱逐出卡，自当严密稽察，勿任茶叶、大黄稍有偷漏，亦不得仍令该夷隐混贸易，即为妥善，何以授意于已驱之安集延为我筹谋逆属，该夷等声气相通，岂能真心效顺，乐为我用。至布鲁特等之诚心

归附者，自应就地抚戢，以示羁縻，断不可指给游牧地方，有意招致。武隆阿等当善体朕意，镇静抚绥，一切悉照奏定章程办理，既不可稍形怠忽，亦不得遇事张皇，倘办理不善，致生边衅，惟伊等三人是问，恐不能当此重咎也。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。

(卷 150 页 301)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那彦成等奏，喀什噶尔官铺余利，为调剂兵丁，津贴各衙门公费，请派员经管等语。该城官铺余利，既经奏明为津贴各项之需，即系公事，何得专令一人经管，著派武隆阿、额尔古伦、伊萨克会同妥为经理，其如何办理章程，并著核议具奏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(卷 150 页 301 ~ 302)

道光九年正月戊申（十三日 1829 2 16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昨据那彦成奏，陕甘新兵持械喧哗一事，虽经该督传见抚慰，并加呵斥，悉知悔罪，随即遣令人关归伍，密片奏问，免其究治参办，固是权宜办理，惟此时喀什噶尔留兵尚多，前有该督在彼，群皆畏服，尚可安戢无事，昨已降旨令那彦成迅速回京，武隆阿如此措置，是否能资镇抚，该兵弁、回人不致因此心存藐视，倘兵将不能相安，恐致别生事端，朕心实深廛念，著该督体察实在情形，密速明白回奏。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。寻奏，武隆阿久历戎行，众咸知其奋勇，惟多疑少断，未洽人心，新兵喧哗一事，实因其专意节省，拘泥办理所致，参赞重任，实不能放心。报闻。

(卷 150 页 302)

道光九年正月壬子（十七日 1829 2 20）

谕内阁，本日杨芳来京召对，见其精神强健，朕实深喜悦，杨芳宣力边疆，生擒巨獐，前已加恩赐封三等果勇侯爵，赏用紫缰，换戴双眼花翎，在御前侍卫上行走，并将伊子荫生杨承注赏给举人，一体会试，嗣因受俘礼成，复赏加太子太保衔，兹当凯旋入觐，允宜再沛恩施，杨芳著加恩晋封二等果勇侯，晋加太子太傅衔，在紫禁城内骑马，并赏给人参四两，缙丝蟒袍一件，大卷八丝缎袍褂料各一匹，大卷江绸袍褂料各一匹，大荷包一对，小荷包四个，用示朕懋赏酬庸，有加无已之至意。

（卷 150 页 302~303）

道光九年正月乙卯（二十日 1829 2 23）

上御同乐园，赐御前大臣大学士威勇公长龄、都统继勇侯哈琅阿、固原提督果勇侯杨芳、护军统领阿勒罕保食，并赏赉有差。

（卷 150 页 304）

道光九年正月庚申（二十五日 1829 2 28）

又谕（内阁），成格等奏，额鲁特呈交牧厂，请酌给该总管等马乾银两一折。热河额鲁特官兵，自移驻伊犁以后，该处人丁稀少，递年节省银两已多，各官员等徒步当差，并无骑马，业将牧厂呈交，自应量为调剂，著照所请，准其照热河驻防旗员本身拴养官马，每月每匹支給乾银二两之例，总管一员，拴马四匹，副总管参领各一员，各马三匹，佐领二员，各马二匹，骁骑校并六品顶带养鹰头目共三员，各马一匹，按照马数，每月支放乾银，以资当差，所有此项银两，除每年夏季照例出青分别扣给外，统计每年需银二百七十二两，由户部照数给领，按月支放。该部知道。

（卷 150 页 308~309）

道光九年正月辛酉（二十六日 1829 3 1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前据那彦成奏，武隆阿于陕甘新兵支领口粮，措置未能妥协，虽经该督密片奏明，免其究治，权宜办理，但边陲紧要，镇抚未得其人，朕实深悬念，现已谕令武隆阿来京陛见，并另降清字谕旨，将扎隆阿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壁昌署叶尔羌办事大臣，其余各缺，俱已酌量简调，扎隆阿、壁昌均系那彦成保奏带往之员，随同该督在彼将及一年，于边疆情形自己熟悉，谅可足资抚驭，即此外所调各员，亦皆该督素所深知，当能不负委任。此时善后既妥，前已有旨令该督迅速来京，本年八月，朕恭奉皇太后慈舆敬诣盛京，恭谒祖陵，直隶总督现系屠之申署理，该督自应及早回任，以便督办差务一切事宜，著接奉此旨，即行迅速启程，限于六月内到京，断不可再有迟留。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卷 150 页 310）

赏叶尔羌办事大臣扎隆阿副都统衔，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直隶大名府知府壁昌头等待卫，署叶尔羌办事大臣，伊犁领队大臣常德三等侍卫，为乌什办事大臣，喀什噶尔总兵官舒伦保副都统衔，为和阗帮办领队大臣，调和阗帮办领队大臣孝顺岱为伊犁领队大臣，以乌什办事大臣布彦泰为喀什噶尔换防总兵官。

（卷 150 页 310）

道光九年二月乙丑（一日 1829 3 5）

谕内阁，向来新疆俸缎，均由有织造省分派员拨解甘肃，由甘肃转运各城，闻近来所解之缎匹丝绸，往往抽丝减料，赏赐外夷，不堪服用，殊属不成事体，著通谕江南、苏州、杭州各织造，嗣后拨解绸缎，务当加意经理，倘仍前玩视，著新疆各大臣将原

解之绸缎奏明驳回原省，仍将该省承办之人议处，决不宽贷。

(卷 151 页 312 ~ 313)

又谕（内阁），前据那彦成等奏，请将黑帽回子挑补伯克，当降旨飭查各城，是否向有成例，筹议具奏，兹据奏称，向来伯克挑用黑帽回子居多，白帽回子历久相安，其阿浑向不当差，亦不挑用伯克，各阿浑子孙人多者，只有一二人充当阿浑，其余或自谋生理，或充当伯克，均听其便等语。著通谕各城，以后无论何项回子，当阿浑者，只准念习经典，不准干预公事，其阿浑子弟有当差及充当伯克者，亦不准再兼阿浑，以昭限制。

(卷 151 页 313)

又谕（内阁），武隆阿等奏，请将各城交过应免红钱分别抵免一折。回疆八城应征六、七两年贡赋粮石等项，前经降旨普律豁免，兹据武隆阿等查明，六年分西四城未陷以前，应征普尔红钱，虽未报部造销，实已如数交纳，各该城甫经安戢，回力拮据，自应量为变通，著照所请，加恩将六年分交过应免之六个月红钱，抵免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二城本年未完成之六个月钱文，其叶尔羌、和阗二城本年并无未完钱文，著于九年应征红钱内如数抵免，以示体恤。该部知道。

(卷 151 页 313)

又谕（内阁），武隆阿等奏，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，每年应领养廉普尔钱外，可否再赏普尔钱十串请旨一折。伊萨克著加恩除每年应领养廉普尔钱外，再加赏普尔钱十串。

(卷 151 页 313)

又谕（内阁），那彦成等奏参玩忽奏定章程之大臣将弁一折。

英吉沙尔城守营游击张作友，于巴达克山夷人入卡贸易，误认为布鲁特，且仅拨兵一名押送，并未遵照奏定章程办理，殊属玩忽，著降为守备，卡伦外委治沛章著降为马兵，领队大臣多隆武失于觉察，著交部于任满回京后议处，该城四品阿奇木迈玛特玛哈素特，亦著撤回与喀什噶尔四品伯克斯底克对调，以示惩儆。

(卷 151 页 313 ~ 314)

谕军机大臣等，那彦成等奏，布鲁特全部效顺，酌定岁俸以示羁縻一折。所奏甚属冒昧，从前乾隆年间平定回疆，卡外各布鲁特爱曼甚多，并无赏给岁俸之事，彼时爱曼中之出力者并非无人，如必须给予岁俸，各该办事大臣早应筹议及此，当年从无一人议及，可见此事断不可行，何以那彦成等此次办理善后，因各爱曼陆续来城请安递马，极为恭顺，援引乾隆年间奇里克、冲巴噶什、希皮察克等爱曼曾有世袭岁俸，辄行分别等差，给予翎顶银两缎匹，发给札付，令其按年分季持照领赏，并令乌什照办，卡外各布鲁特部落，如果奋勉出力，朕原不靳帑藏，量加恩赏，现在该夷等虽相率来归，并无劳绩，不过请安递马，那彦成等遽欲给俸，以为羁縻之计，国家无此政体，且此事并非迫不及待，那彦成等即有此议，自当先行具奏请旨，乃并未奏明，率行发给札付，那彦成、武隆阿俱著传旨严行申饬，此时业给札付，殊不成事，必当设法停止，著那彦成、扎隆阿体察情形，妥为筹办，据实具奏，那彦成著仍遵前旨，迅速起程，于六月内到京。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(卷 151 页 314)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寄谕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，帮办大臣额尔古伦、伊萨克。据那彦成等奏，差人前往霍罕，要出黑帽阿浑奈玛特等四人，并霍罕伯克差人请安递伯勒克等情。朕

命那彦成前赴喀什噶尔筹办善后事宜，并未责成伊于卡外搜捕要犯及逆裔家属，乃那彦成有意邀功，屡次遣人赴卡外刻意搜求，殊大负委任之意。本日复据奏报，设法要出黑帽阿浑奈玛特等四人，给予翎顶，及赏给元宝绸缎茶叶等物，并有谕霍罕伯克说帖，欲其将逆属弋获送出，断绝根株。如此布置，殊可不必，现在善后奏定章程业已周妥，该大臣等务当遵照前旨，严密稽察，勿任大黄、茶叶偷漏出卡，亦不得仍令该夷隐混贸易，即为妥善，至于卡外各犯，既已畏罪远窜，总当置之不问，断不可意存招致，妄生边衅，如办理稍有不善，或致大黄、茶叶仍有偷漏，惟伊等三人是问，恐不能当此重咎也。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(卷 151 页 314 ~ 315)

以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阿奇木伊萨克办理回务出力，命其子阿克苏阿奇木爱玛特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。

(卷 151 页 315)

以筹办回疆善后事宜出力，予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、乌什办事大臣布彦泰优叙，赏和阗领队大臣德惠副都统衔，吐鲁番领队大臣赉音岱等花翎，西安满营骁骑校富通阿等蓝翎，余升擢有差。

(卷 151 页 315)

道光九年二月丁卯 (三日 1829 3 7)

以平定回疆，剿擒逆裔，告成太学，命勒石于大成门外，御制碑文曰：征而灭之谓之剿，生而致之谓之擒，命将出师，声罪致讨，此可必得之数也，戟手张拳，生繫駢系，此不可必得之数也，矧既已遁逃，而犹望其自投罗网，尤难之难矣，乃失之而复得之，且生得之，此岂人力哉，天也。逆回张格尔者，为萨木萨克之子，自称系和卓木后裔，嘉庆二十五年，冲巴噶什爱曼布鲁

特比苏兰奇，与张格尔纠煽回众，杀伤卡伦官兵，欲围喀什噶尔，经官兵击败，张逆等窜逸。道光四年，张逆复纠合回众，夤夜抢卡，官兵歼获助逆贼目，张逆复遁。五年差人诈降，勾结四百余人乱，因奈曼部落不从，仍复窜赴萨雅克部落，勾结汰劣克等，同来喀什噶尔滋事，巴彦巴图带兵出卡，遇贼接仗，中枪自刎。朕谕庆祥往喀什噶尔，督同永芹办理剿捕事宜，旋因永芹病歿，以庆祥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六年六月，张逆率安集延、布鲁特五百余人，夜由开齐山路，突至阿尔图什回庄，众回从逆者多，分投抢城，台路断绝，所调援兵，路梗未能猝赴，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既分兵应援，存城兵少，贼势猖獗，各城纷纷告急，乌什、阿克苏二城，亦俱戒严，朕遂授长龄为扬威将军，杨遇春、武隆阿参赞大臣，先后调派吉林、黑龙江官兵三千名，各路官兵三万二千余名，又简派巴图鲁侍卫章京等驰往带兵进剿，随颁发朱谕十条，指授机宜，而贼匪扰至阿克苏浑巴什河南岸屯聚，伺隙躡渡，经长清、达凌阿、巴哈布等督兵昼夜严防，两路夹击，杀贼甚夥，贼首奔窜，追毙之，杨芳搜剿柯尔坪从逆贼匪，歼戮殆尽。七年，长龄等于二月初六日统大兵进剿，二十三日进至洋阿尔巴特，甫经接仗，贼势披靡，布鲁特俱奔窜，二十五日进至沙布都尔庄，两次鏖战，擒戮贼匪数万，二十八日进至阿瓦巴特回庄，三次续获胜仗。三月初一日克复喀什噶尔，张逆先已乘间窜逸，长龄留喀什噶尔，杨遇春等带兵进剿英吉沙尔、叶尔羌，以次收复，杨芳分剿和阗，亦克复其城。朕以四城虽定，逆首未除，谕长龄派兵各要隘安营，务确探张逆踪迹，期于必获。五月，长龄奏张逆在木吉地方潜匿，飭安福等出卡追捕，添调杨芳督办，张逆复窜拉克沙地方，檄令喀拉提锦部落助擒。朕谕杨遇春来京入觐，杨芳授为参赞大臣，长龄奏请仍留喀什噶尔，朕允其所请，并谕以张逆势虽穷蹙，难保其不复来窥伺，该将军等当严加防范，设法剿擒。张逆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潜由

开齐山路入卡，长龄、杨芳分统将领，连夜剿捕，追及于喀尔铁盖山，两路并剿，众贼逃窜，张逆仅剩贼党十余人，情急将自绝颈，总兵胡超等夺刀生擒之，余贼歼戮无遗。随将张逆解大营，槛送阙下献俘，长龄等红旗报捷，阅二十日递至京师，爰锡封长龄为威勇公，杨芳为果勇侯，其余将士升赏有差。朕思回疆自皇祖、高宗纯皇帝平定以来，休养生息六十余年，彼回众践土食毛，无不感承圣化，乃张格尔以逆裔遗孽，招集沙虫之族，潜行枭獍之谋，朕何敢不导扬先烈，勉迪前光。是役也，擒渠于万里而遥，奏绩于一年以内，倘胁从之众一鼓就歼，而煽惑之魁只身远遁，事未称为尽善，功犹堕于垂成，且逆首或畏罪自戕，或拒追被戮，虽伸国法，未快人心，是既得而犹未得也。今则飞蛾赴火，自蹈危机，临阵生擒，束手就缚，与檄谕外夷，设计获献者，厥功尤伟，然此岂人力所能为哉，罪人斯得，天夺其魄也，我武惟扬，天之所助者顺也。礼曰，执有罪，告成于学。故据事书之，系以铭曰：

惟我皇祖，拓土开疆。大小和卓，自取灭亡。  
背恩反噬，敢肆鸱张。爰敕将帅，翦彼披猖。  
二酋授首，献馘庙堂。慑威怀德，绥靖遐荒。  
济恶作奸，萨木萨克。邃匿深藏，苟延喘息。  
弗忍加诛，投畀有北。逞其诡谋，为鬼为蜮。  
助虐者谁，狼心叵测。曰安集延，曰布鲁特。  
根株弗断，滋蔓难图。蠢张格尔，甘自速辜。  
巧营三窟，雄长一隅。窥边越卡，常苦覬觎。  
有时击败，窘若囚拘。乘间而遁，终为逃逋。  
煽乱游魂，稽诛遗孽。抢占城垣，弃离巢穴。  
虺毒豺凶，蜂屯蚁结。竟抗颜行，群效据窃。  
前围后攻，左牵右掣。燎之方扬，如火烈烈。  
恭行天讨，诘尔戎兵。卜云其吉，命将遄征。

三战三捷，克复四城。以少胜众，猛助军声。  
狡哉鼠窜，惜死偷生。神人共愤，星扫欃枪。  
穷猿投林，枯鱼泣釜。遁迹莫侦，孰袭而虏。  
自夏徂冬，以防为堵。彼若不来，我焉能取。  
惟天不容，俾罹网罟。故智复萌，余勇欲贾。  
霜锋雪甲，桓桓我师。贼弃马走，高山屣屣。  
挥弓电闪，激矢风追。逆渠生缚，援戈而麾。  
自我剿之，自我擒之。堂堂正正，荡定西陲。  
将军长龄，首功懋赏。参赞杨芳，壮猷优奖。  
尔公尔侯，用褒忠说。大小臣工，恩波浩荡。  
押献戎俘，又安边壤。紫阁铭勋，凌烟画像。  
凯歌除夕，庆洽元辰。万方送喜，九寓同春。  
肇应灵序，允惠黎民。如天之福，如天之仁。  
告功太学，勒碑成均。严恭寅畏，天命懍遵。

(卷 151 页 315 ~ 318)

道光九年二月乙亥 (十一日 1829 3 15)

谕内阁，德英阿等奏，职官呈控冒荫，请飭部查办一折。此案伊犁巴彦岱营千总乌承恩，呈控乌承鹏系异姓乱宗，冒承伊父乌大魁恩荫，复思滥承难荫世职，现据该将军等提集人证究讯，与所控并无异词，乌承鹏现系光禄寺额外署正，著刑部传提讯问明确，据实具奏。

(卷 151 页 325 ~ 326)

伊犁将军德英阿、参赞大臣容安奏，驱逐流寓安集延，并严定稽查贸易章程。得旨，所办甚好，总要行之久远，断不可不数年又滋流弊，勉之慎之。

(卷 151 页 327)

道光九年二月戊寅（十四日 1829 3 18）

谕内阁，那彦成等奏，请重申抽收外夷税课定例一折。回疆自开辟以来，曾经奏定章程，外夷货物入卡贸易，每三十分抽税一分，原非重科，特藉以稽察各夷出入，慎重边防。立法本为至善，乃近年以来，各城大臣往往因外夷恳求免税，即量准减免，且有全行免税者，殊属不知大体，著通谕喀什噶尔、叶尔羌、乌什各城大臣，嗣后各夷入卡贩易，务当遵照旧制，每三十分抽税一分，无论何处部落，概不准丝毫减免，如各城大臣滥行减免税课，著该参赞大臣据实参奏，倘参赞大臣有减免情事，著伊犁将军及各城大臣据实参奏，均照违制例交部严加议处，毋得日久玩视，以肃法令。

（卷 151 页 327）

又谕（内阁），那彦成等奏，请定限裁撤换防兵丁等语。喀什噶尔等五城，增设防兵六千五百名，前经军机大臣等议准，三年后酌减二千名，五年后再减二千名，届时由参赞大臣酌量奏办。兹据那彦成等奏，现在回子安居乐业，卡外夷情静谧，著照所请，于二年后在喀什噶尔增兵内裁撤一千名，阿克苏、乌什两城增兵内各裁撤五百名，由参赞大臣先期咨明陕甘总督，于换防时将陕甘紧要营分均匀摊减，以实内地营伍，再二年后再减二千名，届期仍由参赞大臣酌量情形具奏，毋庸拘定五年期限。该部知道。

（卷 151 页 327 ~ 328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那彦成等奏，达尔瓦斯部落遣使递马，恳求内附，酌加赏赐一折。前据那彦成等奏，卡外各布鲁特爱曼全行归顺，声明酌赏俸银俸缎，朕即以其事涉冒昧，降旨令那彦成、